

花季·雨季海外原创

桥上的卓艾

[加拿大] 玛里兹·佩尔蒂埃 著



海天出版社

花季·雨季海外系列

树上的卓艾

〔加拿大〕玛里兹·佩尔蒂埃 著
王丹 翻译
高德坤 译审

我转身朝铁路桥的方向走去
那条河就在那儿

·我常常梦见自己在开满鲜花的田野上奔跑

我摘下一朵花 香气袭人

·我想飞 真的想飞

·我在内心深处喜欢红色

为什么我从没想过要红色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桥上的卓艾/(加拿大)佩尔蒂埃著;王丹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6

(花季雨季海外系列)

ISBN 7-80654-184-5

I. 桥… II. ①佩… ②王… III. 少年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当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608 号

花季·雨季系列总策划 旷昕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周海彦 周鸣琦 责任技编:陈 炯

扉页设计:王晓珊 责任校对:陈 军

插图:AA 动漫工作室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4.875

字数:72千 印数:1-8000册

定价:10.00元

图字:19-2000-081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还有五周	1
还有四周	28
还有三周	55
还有两周	77
最后一周	99
第一周	137



还有五周

我讨厌蚂蚁，今天偏偏看见了好多。当时我正躺在草坪上——五月的草都已经绿了——心里想着我们路易-弗雷歇特中学校报的事。忽然，我觉得身子底下有动静，有点儿痒。于是往旁边挪了一下，就在那儿我看到了蚂蚁，好几百只乱糟糟地四散奔逃。

L太太（就是我妈妈）没完没了地说房子周围的草坪上有好多蚂蚁窝。我可是第一次看见。她天天让爸爸去弄掉那些蚂蚁窝，说现在是春天，正是好时候。可爸爸总是忘记。

我觉得他是故意忘的。那草坪平坦不平，沙

质过多也好，上面满是蚂蚁窝也罢，反正他才不管那套呢。有时候我真想知道他这一生有没有对什么东西感兴趣过。不过，说到底这也不关我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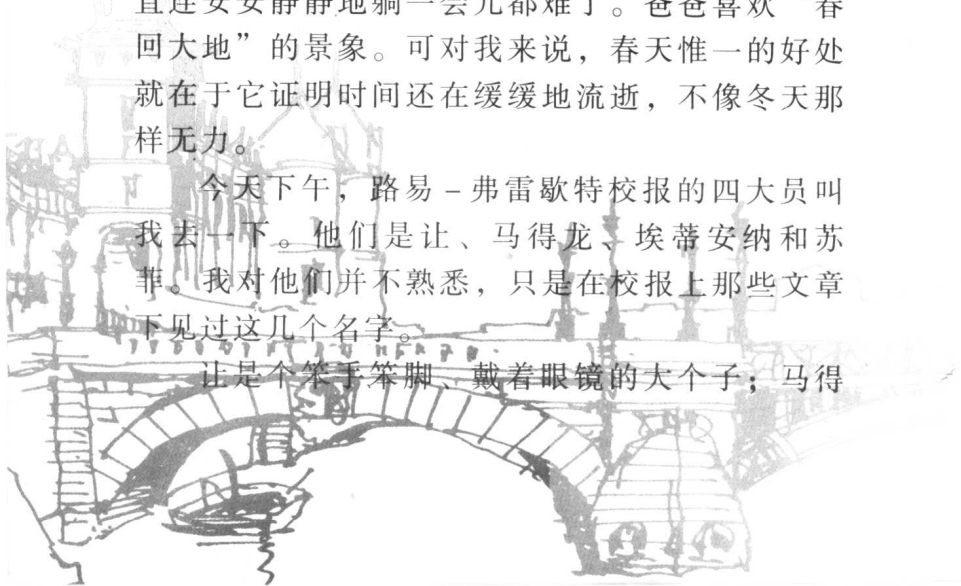
蚂蚁让我恶心。它们老是懵然无知地到处乱爬。你想命令它们“别往我身上爬！”甚至在前面加上个“请”字——毕竟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也正是L太太所夸耀的——蚂蚁还是为所欲为。它们只懂蚂蚁世界的语言。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当一只蚂蚁更让我讨厌的事了。

我一脚踩烂了这个蚂蚁窝。蚂蚁们四散奔逃，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我就回去了。

我讨厌春天。那时世界万物都蠢蠢欲动，简直连安安静静地躺一会儿都难了。爸爸喜欢“春回大地”的景象。可对我来说，春天惟一的好处就在于它证明时间还在缓缓地流逝，不像冬天那样无力。

今天下午，路易-弗雷歇特校报的四大员叫我去一下。他们是让、马得龙、埃蒂安纳和苏菲。我对他们并不熟悉，只是在校报上那些文章下见过这几个名字。

让是个笨手笨脚、戴着眼镜的大个子；马得





龙长着一双绿眼睛，满脸长疱；埃蒂安纳是个又瘦又小的家伙；苏菲则有点儿大舌头。简直是四个火枪手。

这四个家伙总是粘在一起，从不单独行动。恐怕他们睡也要睡同一张床，吃饭也要用同一个盘子。除此之外简直没有别的可能。所以，他们的报纸总是老调重弹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得承认有几篇文章还算可以。还可以，仅此而已。

他们表示希望我加入。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校报缺记者，还缺能出好主意的人（这点我倒是非常同意）。

“我们想让你马上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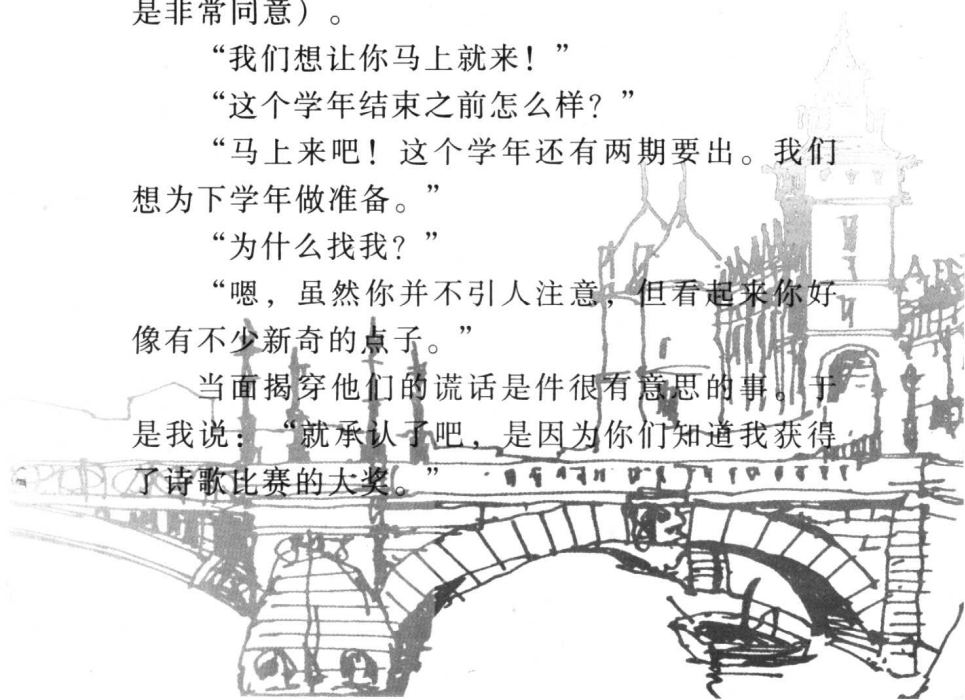
“这个学年结束之前怎么样？”

“马上来吧！这个学年还有两期要出。我们想为下学年做准备。”

“为什么找我？”

“嗯，虽然你并不引人注目，但看起来你好像有不少新奇的点子。”

当面揭穿他们的谎话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于是我说：“就承认了吧，是因为你们知道我获得了诗歌比赛的大奖。”



四个火枪手里好像达达尼昂的马得龙有点儿夸张地说：“当然，有这个原因。但这只是证实了我们原来的想法。”

我讨厌他们。他们撒谎，想让我相信他们能未卜先知，似乎他们有本事只在走廊里看一眼一个人如何走路，如何问好，就可以摸清人家的底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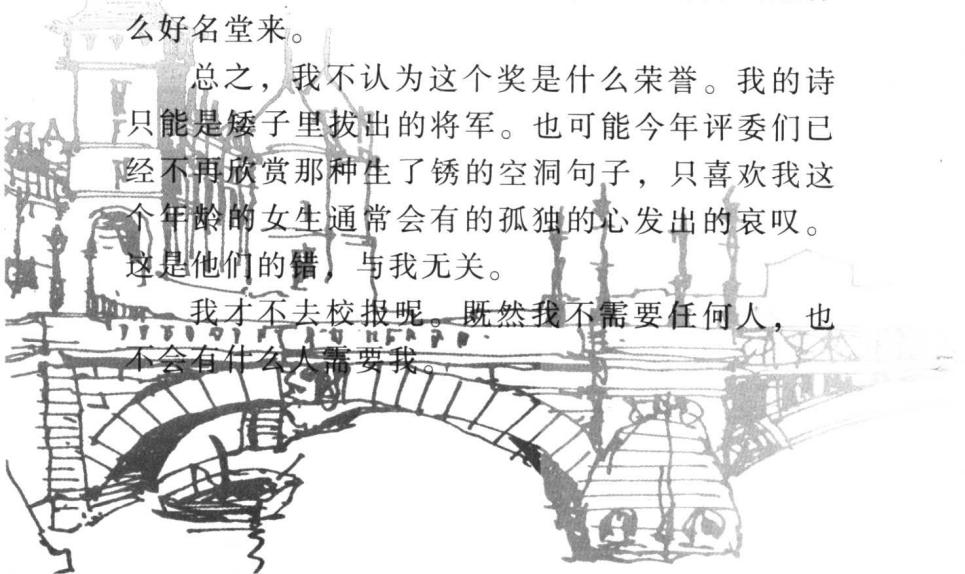
“胡说八道。再说得了那个愚蠢的奖并不等于可以当记者。”

说完，我转过身去，希望他们能到别处去臭显摆。

我从来就没打算参加这个比赛，只不过在纸上胡乱写了几句。不知谁就把它寄了出去。很可能是L太太。她插手别人的事，从没有弄出过什么好名堂来。

总之，我不认为这个奖是什么荣誉。我的诗只能是矮子里拔出的将军。也可能今年评委们已经不再欣赏那种生了锈的空洞句子，只喜欢我这个年龄的女生通常会有的孤独的心发出的哀叹。这是他们的错，与我无关。

我才不去校报呢。既然我不需要任何人，也不会有什么需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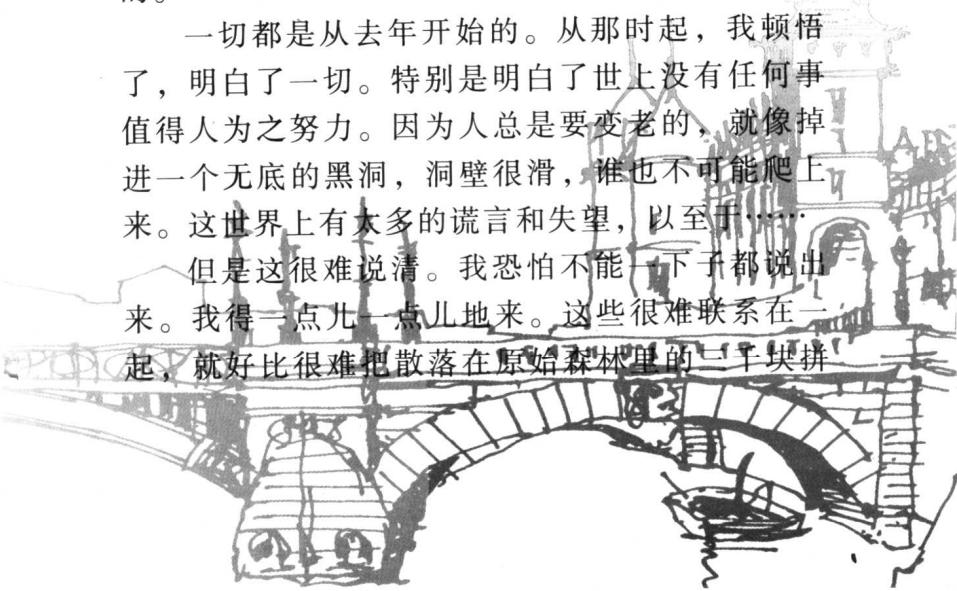
我觉得我的故事讲得实在有点儿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我想自己心里有数，那么故事就应该有个像样的开头，那就从头开始讲吧。

那好，我开始讲了。我今年16岁。在所有与我有关的东西里，我惟一喜欢的就是我的名字——卓艾。其他的根本不值一提。L太太是我母亲。爸爸，当然指的就是我生父！我弟弟叫雨果，他挺傻的。其余的都是无聊至极的了。

我想讲讲我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星期。从头到尾这都是个死亡的故事，因为只有死亡才是真实的。

一切都是从去年开始的。从那时起，我顿悟了，明白了一切。特别是明白了世上没有任何事值得人为之努力。因为人总是要变老的，就像掉进一个无底的黑洞，洞壁很滑，谁也不可能爬上来。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谎言和失望，以至于……

但是这很难说清。我恐怕不能一下子都说出来。我得一点儿一点儿地来。这些很难联系在一起，就好比很难把散落在原始森林里的二十块拼



板重新拼好。当我试图将这些碎片组合在一起时，头都要炸了。

还是从我的那首诗开始吧。不过我可不敢肯定能记起整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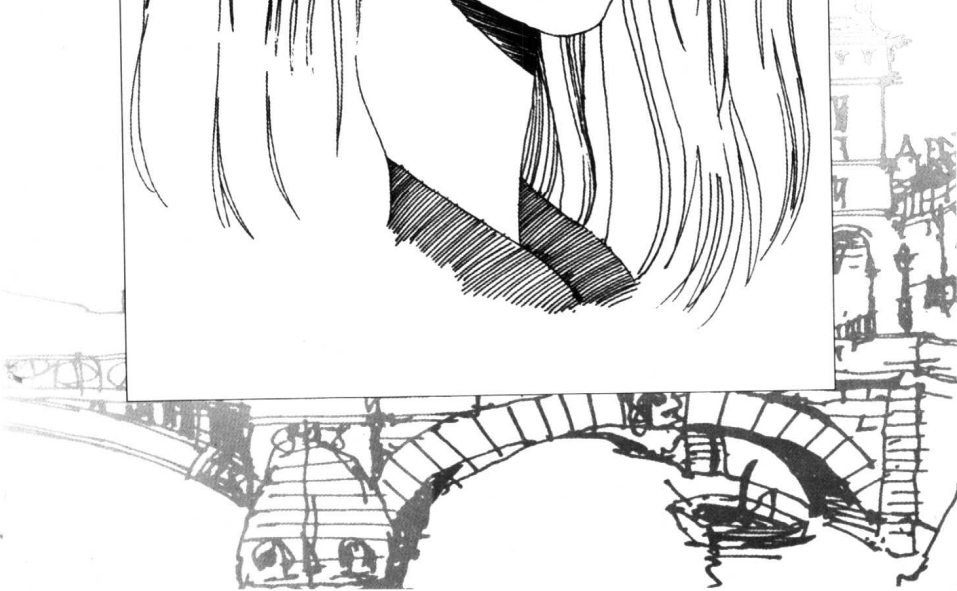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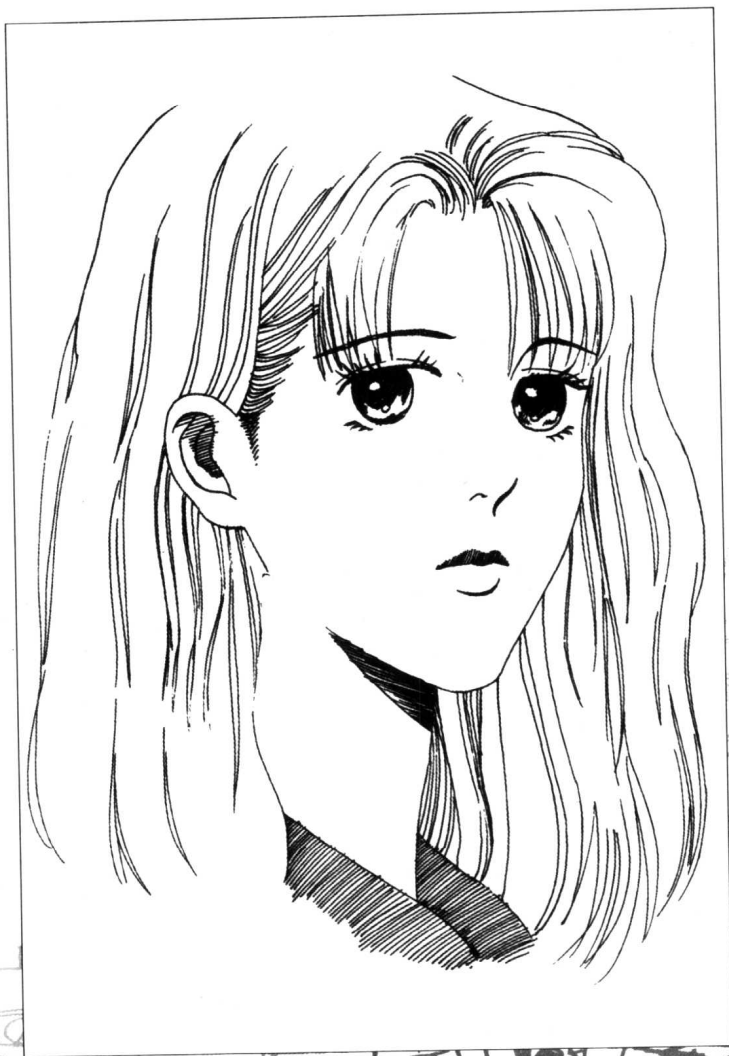
轰隆——轰隆——天降霹雳
夜 分崩离析
碎片撕碎天空
隔断大气
噗嗤——噗嗤——炮弹引信点燃
满地酸水里 头晕脑涨
火山喷发
炸弹爆炸

我敢肯定伊贝尔会喜欢这首诗的。

太太说我的性格太内向，这着实让她恼火和遗憾。

“我的小熊，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怎么





她有个坏习惯，总叫我小熊、矢车菊、宝贝、椰子树、棕榈树、小橘子。她用昵称叫我总是张口就来，特别是向我提意见时，更是瞎叫了。她跟我说话大多数都是提意见，所以这种情况倒是时有发生。

我呢，就随她自言自语。她说我内向，说她一直为这个感到痛心。她就这么一直不停地说啊、说啊，直到我溜走。她就从来没有想过，跟她比起来，所有的人都算内向。她说得太多，到后来连自己都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了。

还记得我第一次来月经时，她竟多嘴多舌地告诉了爸爸、七大姑八大姨和所有的邻居，甚至连我弟弟雨果也没落下。雨果一听，便噗嗤笑了，吃饭时还开了好多愚蠢的玩笑，就好像他明白了什么似的。

男孩儿们总是自吹自擂，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尤其是像我弟弟这么大的男孩儿。他们宁愿死，也不肯提一个问题。实际上，他们根本什么也不懂，特别是不懂这种事。我就曾经听我弟弟跟他的小伙伴瞎嘀咕什么只要看看女孩儿们鼻子上长的疱，就能知道她们是不是来月经了。他们还狂笑了一阵！这些傻瓜。